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1992 — 1996年

1992年，吕楠开始拍摄他“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这是一段更为艰辛和困难的旅程，四年时间，吕楠经历了各种磨难，由于题目的敏感性，吕楠的相机和胶卷多次被没收，在经济和身心方面，他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1996年，吕楠这组跨越十多个省市拍摄的“在路上”终于完成。“在路上”，对于心中的人生意义，就是一生都是走上天堂的路上，只是虔诚和有爱的人，才有资格上天堂，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也是一个爱的过程。“在路上”对于吕楠来说，也是一个人生和艺术精神都得到升华的过程，也是一个爱的过程。“在路上”对吕楠来说，也是一个人生和艺术精神都得到升华的过程。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精神病人系列的最后一个镜头，恰好是在教堂里拍的，而宗教一直是吕楠想要拍的题材。

由于天主教题材特殊的敏感性，吕楠遭遇了比拍摄精神病人时更多的麻烦。第一次拍天主教，吕楠就被扣了相机。1992年，吕楠在陕西扶风拍摄农村天主教的活动，认识了当地的主教，吕楠对他说要拍一个天主教题材的系列，主教表示欢迎。等吕楠到了当地，主教却找不到了。吕楠在十字山拍摄朝圣人群的时候，随身带的相机也被扣住了。当时有教友对他说：你要找到老李神父就好了，他哪里都去过，熟悉所有的堂口。老李神父在二十公里外的橡木村，但是没有人带吕楠去。

尽管吕楠后来要回了相机，但他的拍摄已经无法继续进行，无奈之余，只能坐火车去西安。在站台等车的时候，有个小伙子过来问吕楠：你的相机要回来了吗？吕楠也没多说什么，上了车之后，空空荡荡的火车从宝鸡向西安开去。眼看出师不利，吕楠很是沮丧，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列车启动没两分钟，一个戴着鸭舌帽的老者坐在吕楠对面说道：我听我侄子说你把相机要回来了，放心了，我到西安去看病。两人聊起来之后，吕楠问：你也是教友吗？当听到对方肯定的回答之后，吕楠说，那些教友告诉我，应该去橡木村找老李神父，他最了解陕西的情况，可是我现在也去不了了，那边堂口不肯接待我。老者微微一笑：我就是老李神父。吕楠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先紧紧关闭的大门就在这一时刻轰然打开。

《拿十字架的老妇和羔羊》拍摄于陕西一户农家，这户人家有一头小羊，每天下午四点左右，主人就会给小羊喂草。有时候忙起来，顾不上，小羊饿了，会用嘴拽拽主人的裤腿提醒她。吕楠看到小羊这么可爱，就想拍几张照片。老妇人手里的十字架也有故事，老两口原来是教徒，在“文革”中，老伴把十字架用泥糊在墙壁里，连妻子都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文革”中已经不信任到何等程度了，连夫妻都互相不信任。

吕楠连续拍了两个卷，感觉都不如意，正准备放弃，就在这时候，小羊突然侧过头去亲吻了十字架：“两秒钟，最多三秒钟，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在那儿亲十字架。我能做的就是让老妇人别动。”

吕楠的《在路上》中已经很少为照片配上说明文字，因此，拍摄于山西的《去教堂的老妇人》格外耐人寻味，一个手执十字架和圣像的老妇人低着头走在乡间的道路上，照片旁的文字这样写道：“段玉新，82岁，患精神病已超过60年。她犯病时的主要症状，就是不分昼夜在村子里乱走，并高声念经。在宗教被禁止的十年间（1966-1976），只有她一人能公开念经。因为她是疯子。在教难期间的无数个夜晚，许多教友都曾躺在床上随她一起默默念诵。今天，她被当作对教会有贡献的人受到教友们的爱戴。”在拍摄《在路上》的四年里，吕楠的足迹遍布十多个省市，从云南大山深处的教堂到河网密集的江南水乡，吕楠留下了他的足迹，也记录下了教徒们的目光。

陕西1995 走在传教路上的万济西云修士



【山西】
教堂的老妇人 段玉新, 82岁 山西 中国 1996



陕西 1992 告解



【西藏】
西藏 1993 信天主教的母亲和信佛教的儿子儿媳



【江苏】
江苏 1993 饭前祈祷的老妇人



【内蒙】
内蒙古 1992 蒙古族修女和她收养的被遗弃的女婴



陕西1992 拿十字架的老妇人和羔羊



陕西 1994 为病人降福的主教



江苏 1993 在船上念经的老渔民

